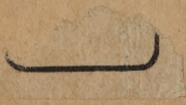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816.66
1032

浙江省立  
圖書館

登記  
號

159042

分類  
號

2册

7



浙江圖書館

與黃宗賢發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卧。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為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間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發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諭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

云。益亦未見其止之歎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戴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為誰氏便中寄知之。

書二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二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問學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層。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以見軀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挾免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以得其

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況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盡欲言

二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其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為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附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

為屢我知其不為蕘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為此非以議禮為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為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和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煅煉為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尤速也。書院新成。欲為諸生擇師。此誠為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却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見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

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江浦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為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嗣，則族眾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

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雜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注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則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溫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迴爾不羣皆是真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却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却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

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為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為己任。其為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顧猶歎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為不可及也。欣歎歎。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砒砒美玉。然有眩

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癒。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為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

懼功夫以為高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有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為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是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為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訛。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我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海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

而海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忌。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何如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上體履。當下便是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湖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同黨。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着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  
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着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須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

則是從頭至尾便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是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歎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

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賈賈數千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歎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明。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

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自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日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有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丙戌

正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啟。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

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歎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險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頃篋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誨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李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薑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

過甞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為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為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為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煉於事。為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為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繇。為未能不惑。子夏之啟子。為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為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為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

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遂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向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益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為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為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為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啟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病。則前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為病。今既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道之為教可也。謂修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

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有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著筆。俟後便為之。

與王公弼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是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為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為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為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為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為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啟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

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上篤實。尤為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啟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為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為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

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則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為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采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以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為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為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

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為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為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為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為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書。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修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

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為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

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疴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卧山林。只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癢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養。暮不糴。則無以為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貴。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甯能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為沈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劇之誠當不以為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

儀感作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持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即赴南甯。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暇時可閒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痛。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

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曾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何如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直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福安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他岐之感矣明道又云寧學聖人而不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見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

時幸出此共危之。王子茂寄問數件。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于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為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氏。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磨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倒傾。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人穴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幸字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

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餽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大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翦。又留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歸就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來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

十雨。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舫。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肯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為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謀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為民祛患。

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求天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器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為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豈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

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  
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  
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  
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  
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  
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  
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  
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  
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  
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蟲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  
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  
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於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

罹焉。則亦瘡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隱。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魑魅。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較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竄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維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遽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亦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之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十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

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成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糧。乃遺之以弓弩。雖無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忘。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次。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

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又非不出安氏

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於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禍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

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比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妄言之。古有至人。高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比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沉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言。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

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  
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  
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  
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  
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  
辭其責則有以盡夫天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  
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  
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  
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  
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  
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  
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  
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  
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

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有所未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壬午

圖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毫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

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足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益也。世故。日。田。目。主。

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簡易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

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於繁。而失之愈遠。至有蔽力終身。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合胡兩解。而陰為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衆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焉。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

殊科焉。則可矣。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

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理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日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益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

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見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必是何詆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

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士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

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鶩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謂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

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闖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

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木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二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

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

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放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于路，臨絕而結纓，橫渠徹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容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容，可以無容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

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次序論之哉人歸處劇極潦草便闕批復可  
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

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攷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社禘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七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慢。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締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柳衡諸處郡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國。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劃。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為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二縣之地。彼此各吞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上。亦欲諤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柳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

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投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鷺。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賂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則返藉民之子弟而為之鬪。有司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喚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答官吏。氣談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爰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戾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感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已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懃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

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賅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情隘辭迫。噴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辛庵士午

不孝禍延。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亦復有所控籲者通。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為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泰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既薦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室。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

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為之刷垢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疏外。不一以其情為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為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為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竇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士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亦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不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

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損軀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啟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所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

遂卒無所為與。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大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其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

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患。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鑑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然自歎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閒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甚。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憤事。將為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為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恩。莫大於進賢去讒。故之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借及。此意亦其自

竊惟大臣報國之恩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為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尪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為鄉里子弟攷訂句讀使知方向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為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為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兀山 癸未

某不孝禍延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疊庵中丞

中丞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為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忤。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誣。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狗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日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歔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願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

於聖明之朝。然感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威德禮

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威德禮恭。而與人為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叙。其為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僅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益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奉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寃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寃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為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為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為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為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為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日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存問聞聞

二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羣索居即未免墮墮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為佳也

三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卧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卧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柷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

免尚有執着。然就其所到已甚明白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為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為何如。

復童克剛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為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為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為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閒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剗切之論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

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帚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止。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為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為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誦誦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貴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為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某愚不知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啟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乎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適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為之報顏汗背。促踏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啟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可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啟範為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辨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為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為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

例視然廣士之來游者相踵。山中啟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問。人不足諂。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足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譏搆未息。又復可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病林下。稍俟痊愈。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係。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耆者術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

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一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

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以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鑑恕。

與黃宗賢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為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為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病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憊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茶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啟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元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為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失貢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可說哉西樵元崖家事極為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皆由學術之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容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

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比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為國。為民強力有為者。為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為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為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為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啟。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愧。但

資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

公之行已足過 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興非諸公當之亦誠無愧但  
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  
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  
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  
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  
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  
坐廢日月上無益於 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  
思田之議悉蒙 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塞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  
既極不得已而為救禁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為協贊力主於內  
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  
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  
石龍其能為我愬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成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  
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昌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

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已耳丹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家宰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託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為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為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為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遺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

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  
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胆。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痰宿  
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  
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羅疾構。痰嗽潮熱。日益尪羸。  
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  
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  
下。幸而痊愈。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  
癘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  
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為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蓋藩  
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尚爾查勘未悉。  
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  
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

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  
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塞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  
既極。不得已而為。此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  
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  
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癘。將士  
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為  
萬幸。舟中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鑑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遙聞執事養高。歸柳越東。楚西。何因  
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  
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  
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尚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

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柳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依心。

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柳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浙江圖書館

中華民國六年四月...



浙江圖書館



中華民國六年四月再版

王陽明書牘

每部二冊價洋二角五分

編輯者 吳下周退 盦

印刷者 上海圖書局

發行者 上海文瑞樓書莊

代發行者 蘇州綠蔭堂

分發行者 北京 各大書局

分發行者 各省大書局

版權  
所有

韓昌黎書牘

二冊

價洋二角

王荊公書牘

二冊

價洋二角五分

歐陽文忠書牘

二冊

價洋三角

柳柳州書牘

二冊

價洋二角

王陽明書牘

二冊

價洋二角五分

康南海書牘

二冊

價洋二角五分

梁任公書牘

二冊

價洋二角五分

梁任公書牘

編二

二冊

付刊

伍秩庸公牘

二冊

價洋三角

程雪樓公牘

二冊

價洋二角

經售處

上海文瑞樓書莊

816.66  
1032

159042

197124

浙江省立  
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借閱此書須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 （三）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即繳還遇必要時得續借一次
- （四）逾期不還須照章繳納罰金
- （五）此書如值需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須即繳還

程雪樓公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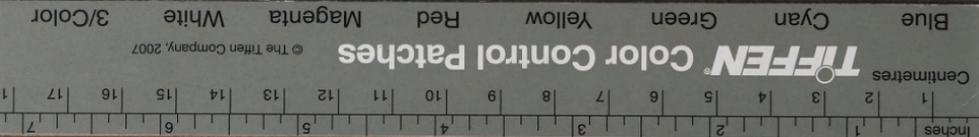
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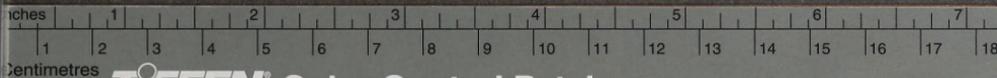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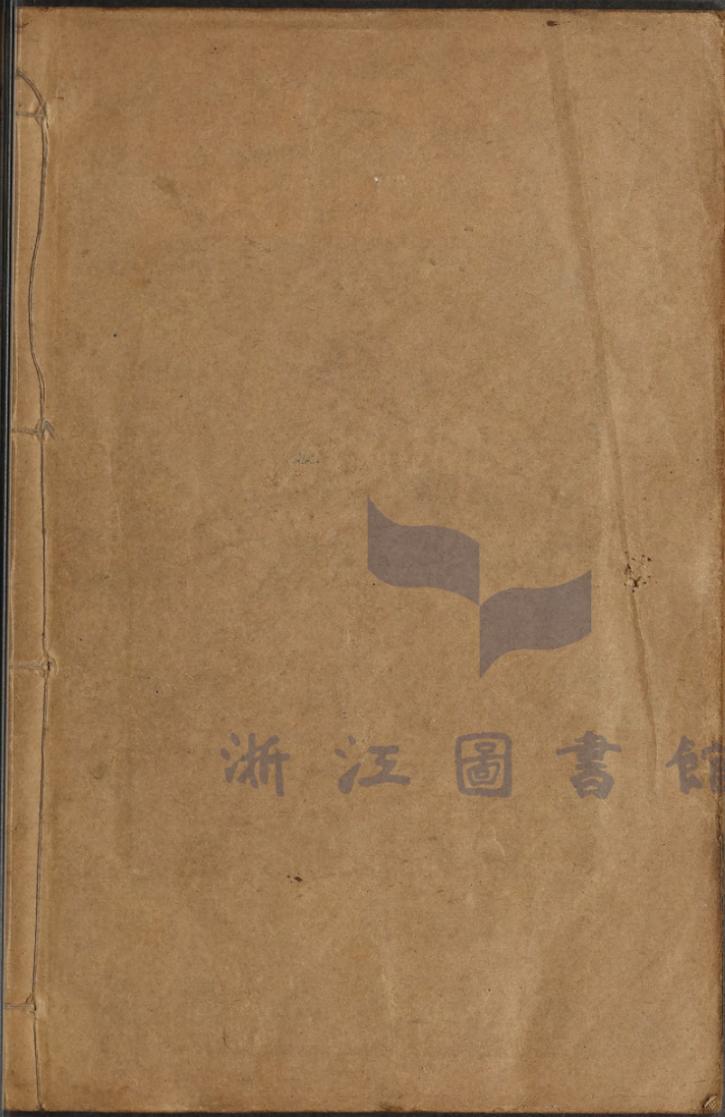
價洋二角

莊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